

## 书页里的微光

白仲才

2026年4月20日，我来到风光旖旎、文化厚重的大理，以“2026年云南省全民阅读推广人”的身份，参加云南省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我和其他几位“全民阅读推广人”参加了阅读讲座、书香分享等一系列公益活动，在浸润云岭的书香中，收获文字的滋养，感受文字的力量。

作为一名文学追光者，我从懵懂的哈尼族少年，一步步成长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路走来，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天赋异禀的文学创作者，我的成长得益于时代的进步和社会对阅读的重视。

我的老家在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西萨村。1976年，我7岁，父母把我送进寨子里的小学读书。我们十几位小同学穿着破烂的衣服、吸着鼻鼻涕坐在草墩上，书桌则是一块松木板和两块土基搭成的。进入社小读书，我第一次接触到书本。这里说的书本，并不是现在随处可见的读物，而是小学一年级的教材。

后来，我父亲从县城给我买回一本《新华字典》，从此，《新华字典》成了我永不离身的学习工具。我从这本工具书中学到了不少的词语、成语、句子。小学三年级时，我结束了社小的学习生涯，带着有些破旧的《新华字典》转到村完小继续读四年级、五年级。两年后，我升入初中，到开办在邻村的谦岗村小学附属初中班读初中，那本残缺不堪的《新华字典》一直伴随着我的求学生涯。

在信息闭塞、除了课本再无书读的年代，我的父亲总是变着法子让我看到课本以外的世界。他总是给我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唐僧取经、武松打虎的故事。这些我从没听过的奇闻异事深深吸引了我。我读初二那年，父亲从县城买回来一本《故事会》，这让我欣喜若狂。《故事会》里的故事读得多了，我也开始在结伴放牛的时候，讲故事给小伙伴们听。《故事会》上的内容很快读完，但我

漫长的暑假远远没有结束的意思。我开始编故事，看到什么，就把看到的事物加入故事的讲述中。看到蚂蚁，我就讲《蚂蚁历险记》。看到蜜蜂采花，我就想怎么讲述一只蜜蜂的“花园奇遇”。初三那年，我的一篇题为《故乡》的作文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这件事给了我很大鼓励：我的作文也能打动别人。现在回想，我的文学梦在那时就已萌芽。

中考结束，我考上了思茅地区卫校。卫校图书室里令人目不暇接的课外书逐渐拓宽了我的文学世界。四年时光，我系统地读完了中国四大名著和一些世界经典文学作品。我的一笔一画写出的短篇小说《小女儿媚媚和带葱的鸭子》，也刊登在《思茅文艺》。快40年了，那本刊发我处女作的《思茅文艺》，我一直珍藏着，视若珍宝。

1990年，我从思茅地区卫校毕业，分配到磨房中心卫生院工作。诊疗、阅读，写作成了我每天必做的事，在刊物上发表的文学作品也逐渐多了起来。

我时常回过头看看一路走来的艰辛和不易，深切感受到是阅读给予了我工作、事业的馈赠。从处女作变成了铅字，到2025年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那个当年在煤油灯下翻阅《新华字典》的哈尼族少年，终于成长为一名作家。但我深知，今天的收获都源于最初的起点：那位羸弱的少年手中握着的破旧的《新华字典》。感谢这个时代对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是阅读让我这样一个身体羸弱的农村孩子走出大山，不断前行。父亲早已离开了我，但他为我制造悬念与惊喜的慈爱，依然在我每一部文学作品中泛着温暖的光芒。

如今，我也要像父亲一样，为更多的人点亮一盏灯——让那些还在求知的孩子知道，书页里有微光，文字里有力量。哪怕只是一本《新华字典》，一本《故事会》，只要翻开，只要阅读，世界就会变得宽阔而明亮。

## 沁园春·大理

曹学军

大理有容，苍山生情，洱海仗义，  
览十八溪流，清波漾漾。茶马古道，  
人流滚滚。下关长风，上关繁花，  
试问人间谁比肩。

得闲暇，赏风花雪月，乡愁小院。

去有风的地方，引天下宾客来观光。  
忆明代霞客，游记作证。杨慎则徐，  
舞文弄墨。一代名将，兀立台台，  
仅凭蛮力镇南诏。

看今朝，促全民阅读，习习春风。

## 师院拾趣

梁遇春

一天在网上看到一则资料，说曲靖是蜚声国际的古鱼王国，这里是4.2亿年前登陆鱼类和人类鱼形祖先的起源地。而曲靖师范学院内有一个曲靖古鱼文化博物院。我顿时兴趣大增，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专门来到曲靖师范学院。

在校园里几经打听，我找到了这个设在理学楼里的博物院。大概花了半个小时，我通过看展板、文字说明，对曲靖是世界上最独一无二的早期鱼类栖息和繁衍的天堂有了初步了解。但我此行，还有一大收获，便是发现曲靖师院的校园其实挺美的，特别是那些无处不在的繁花，吸引着我在校内徜徉。

曲靖师院校园里的绿化非常好，漫步校园，在一幢幢建筑之间，不时地便会见到一方草坪，草坪上除了茵茵绿草，还遍植花木。这些花木，有垂丝海棠，有高耸樱桃，有桂花，有深山含笑，有桃树，有紫玉兰和广玉兰，等等。

这些树，处于花期的，全都怒放繁花，枝头层层叠叠缀满花朵。而那些花呢，又形态、颜色各异，就如那高盆樱桃吧，有的花朵细碎，仿佛满天星似的缀满枝头；而有的呢，花朵犹如一个个小绣球，圆滚滚、红彤彤的，透着一股喜气。

在这里，我还看到了一种罕见的洁白的樱花。无数朵白色的樱花，连缀成一个个碗口大的花球，少部分花朵白中又透出淡淡的粉红，白红混杂，别有一番韵味。面对这些怒放的花朵，我只能用花海来形容它们。在一条小花路两旁，栽的全是垂丝海棠，道两旁的花枝互相攀缠在一起，形成一条花的胡同。浩荡的春风从花枝上头掠过，发出清脆的哗哗声，阵阵扑鼻的清香沁入心脾。

一路追循着花的芬芳，沿着一条小径，我来到了一泓湖泊旁。湖畔遍植垂柳，柳树那柔软修长的万千枝条，碧绿青翠，都快垂到了水面，在春风中摇曳，把倩影倒映在湖水里。在这柳丛中，又不时地闪现出一株株樱花。樱花的红，配上垂柳的绿，相得益彰。湖水碧绿，波光粼粼，倒映着蓝天白云。湖面上落满猩红的花瓣，在风的助推下，一悠一荡地向湖前漂去。这时，便有一些黑颈红嘴的鸟儿，快速地去啄那红花，瞬间打破了这方天地的宁静。

不错，那鸟儿正是黑天鹅。  
在一些公园里，我也见过黑天鹅，一般有一两只，但在这儿，我见到的是一群，足有十多只。它们全身

纯黑，羽毛黑得发亮，长喙猩红，排成一列长长的队伍，高昂着头颅，在湖面上优雅地游来游去，嘴里不时地发出高亢嘹亮的啼唤声，身后犁开一道长长的水痕。更奇的是，在殿后的两只黑天鹅身后，还跟着三只毛茸茸的小天鹅。那小天鹅，羽毛却不是黑的，而是灰色的，白中透出一丝丝淡淡的黑。

春风过处，花瓣纷纷扬扬地落进湖里，红彤彤的一片。这时，那些天鹅中嘴馋的，便失却了绅士风度，伸长脖颈去啄那花瓣。有的口里衔着花瓣，还夸张地把修长的脖颈在水面上甩来晃去，仿佛在进行吞食美味佳肴似的，其憨态之态，让人忍俊不禁。

更绝的是，这些天鹅还会与人互动。它们见到我仁立在湖畔，便全部围拢过来，伸长脖颈，偏着脑袋，黑豆眼对着我一眨一眨的，嘴巴还蠕动着，仿佛在跟我说话似的。

这倒弄得我有些害羞起来，窘迫地朝它们挥了挥手。天鹅们目光齐刷刷地瞄向我的手，嘴里此起彼伏地发出鸣叫声。这时，恰好有一段嫩绿的柳枝从树上飘落到水面上，一只天鹅急忙张嘴去啄。我突地悟出，这些天鹅，莫不是在向我讨吃的吧？

肯定是的。

我后悔自己啥也没带，没能让它们打上牙祭。好在不久，一个工作人员来帮我解了围。这个工作人员端来一盆切得又碎又细的菜花，放在一株樱花树下，天鹅们顿时围上来，大快朵颐。即使吃食，它们也保持着绅士风度。有的伸长脖颈在盆里一啄一啄地吃，这样就会把不少菜屑弄到菜盆周围的湖面上。不一会儿湖面上便覆起厚厚一层。挤不进去的，便拣那草地上的碎菜吃。

这可苦了那三只小天鹅，它们似乎为了显示自己的特殊和尊贵，偏不吃地上的剩菜。而是“唧唧”地叫唤着，一个劲地要挤到盆里去。

这时，奇异的一幕出现了：只见天鹅们让开一条道，让三只小天鹅来到正中央。小家伙们也不客气，直接跳进菜盆里，站在里面埋头一通猛吃。边吃嘴里还发出惬意而稚嫩的欢呼声。大鹅们呢，全都站在外围，吃抛洒在外围草地上的剩菜。而连剩菜也顾不上吃的天鹅，便跳进水里，在水面上游动起来，有的又去啄水面上的落花残叶。

这是多么温暖人心的一个场景啊！我久久伫立湖畔，欣赏着这温馨的一幕，任春风吹拂，落花洒满一头一身……



# 时光的铅与火

普孟秋

1

出发前，我就在想象那座位于五华区西翥街道沙朗社区的战备印刷厂是什么样的？那栋藏在青山里的印刷厂，曾藏着怎样的岁月？

这份想象，一半来自短视频里的零星画面，一半来自部分推文里的碎片化描述。

时空的转换只在车轮转动之间。从昆明城的现代楼宇切换到沙朗的红砖旧影，我像追光者一样从都市穿梭，来到了青山环绕的战备印刷厂。“云南日报社战备印刷厂”的牌匾醒目，红砖墙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下车时，山间清风裹着草木香与淡淡的油墨味，轻轻一拂，便将人拉回了那个“铅与火”的年代。

这段岁月始于20世纪60年代。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为保留报纸这一主要宣传手段，云南宣传部门经多处考察，选中了离昆明市区不远、山高洞多的沙朗，在西游洞后洞修建了战备基地。因洞中潮湿，长期在此上班的工人多患风湿，便又在洞外南部修建了生活区。后来国际关系发生变化，洞中设备搬迁至如今的厂区。厂区内竣工于1971年的三层钢混结构建筑，内设有编辑部、排字车间和印刷车间，还配备了小型纸库和生活设施。展柜中，8台1958年从德国进口的印刷机静静立着，厚重的金属机身布满斑驳漆面，却依旧完好。讲解员指着其中一台切纸机介绍：“据老一辈印刷人回忆，当年裁切报纸、修剪作业本，全靠它们……精度极高……2019年才正式退休。”

2

讲解员介绍，在许多“80后”“90后”的印象中，带着“金色羽毛球”商标的硬抄本藏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他们使用过的作业本，也是这些“老伙计”印出来的。

3

展厅中，一版1997年7月1日出版的报纸格外庄重。泛黄纸页之上，通栏套红标题在黑白版面间亦赤红高悬，视觉冲击力强烈。作为一名文字编辑，我深知这抹红色的深意，它不仅凸显了“香港回归”这一盛事的历史分量，更承载着报纸新闻符号表达的严谨与用心。

老一辈编辑曾说，当年这版套红绝非随意为之，而是严格遵循党报出版规范执行——报纸套红有明确标准，唯有国家盛典、历史里程碑事件方可启用，何时套红、如何套红，都有详细规定，容不得半点随意。印刷时，工人们更是严格遵照要求，反复调试机器、精准调配油墨，只为完整呈现这抹象征庄严、喜庆与国家荣耀的红色，不负新闻传播的严谨。这抹套红，是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共生，文字清晰传递“香港回归”的重大事实，而红色以视觉仪式先于文字传递情感，让团圆的喜悦跃然纸上，让严肃的时政新闻拥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

展厅里，不同年代的报纸版面依次排列，从早先的简约黑白，到后来的色彩斑斓、版式的变迁，藏着印刷技术的迭代，更藏着新闻人对专业的敬畏。如今我做报纸编辑，依旧专注于文字打磨与版面设计，虽未涉足全媒体传播，那份对新闻专业的严谨与用心，从未改变。

4

激光照排胶印报纸的出版，标志着印刷技术告别“铅与火”，迈入“光与电”的新时代。

那里碑式的变革，从1989年年底开始。我采访的彭军师傅和报纸打了整整30年的交道，自1997年正式参加工作以来，虽未亲身经历过告别“铅与火”的年代，却听闻了无数关于那个时代的故事，也亲身经历了从“Y型印刷机”到“H型印刷机”的换代。彭师傅早已习惯了黑白颠倒的工作日常，更习惯了从自己印刷的报纸上，获取第一手新闻资讯。

彭师傅从老一辈印刷人口中听过太多排字工人在万千铅字中逐一捡拾、耗时费力的过往——一旦出错，便要全部重来；而他参加工作后，亲身见证了印刷设备的迭代，从Y型印刷机到H型印刷机，每一次更新，都让印刷效率与质量得到提升，也让他更懂这份职业背后的坚守与不易。这便是激光照排“光与电”时代的模样，硅基生物迎来迭代，更精准、更高效，却依旧离不开碳基生物的操控与守护。

站在当年的铸字机前，看着保留完好的铸字机与修字工具，我忽然懂了他口中的匠心——熔化、注入、冷却、修边，每一个步骤都容不得半点马虎，正如新闻人对待每一篇稿件、每一个细节的态度。

5

夕阳西下，余晖洒在红砖墙上。从“铅与火”到“光与电”，再到如今的互联网媒体时代，碳基生物与硅基生物的共生从未改变。如今，硅基生物愈发智能，屏幕、服务器、客户端成为新的传播载体，可我们的初心，始终未变。就像我此刻做编辑，依旧以匠心打磨文字，以坚守传递温度，一如当年的铸字工人、印刷师傅，让新闻的力量，在人与机器的共生中，跨越时空、薪火相传。

驱车离开沙朗，青山渐渐遮住了那片红砖建筑群，可那份跨越时光的匠心与坚守，却愈发清晰。回望这次踏访，心中满是奇妙的感触——终究，“铅与火”的轰鸣，“光与电”的迭代，所有关于这座老厂区的过往，都已沉淀为历史，而我们此刻的探访、回望与记录，仿佛也成了博物馆里的一部分。我们循着历史的痕迹而来，触摸着过往的温度，既做历史的旁观者，也做岁月的记录者，这种与过往隔空对话、与时光温柔相拥的体验，奇妙又珍贵。

这座战备印刷厂，本是镌刻着过往记忆的叙事载体，它承载着战时新闻宣传的使命，见证着初心担当，而我们在其中参观、交流，谈论的不过是印刷、编辑的本职工作，正是这些细碎的个人坚守，让我们的求索变得具体可感、触手可及。这也恰恰指明了当下的受众分化现实：许多年前，单位的宣传栏粘着报纸，那是大部分人了解新闻、阅读时事的第一出口，新闻传递的是共同的家国记忆与时代声音。如今，受众分化加剧，传播出口愈发多元。

“叮！”手机提示音响起，指尖轻点，手机客户端的电子报清晰呈现，与脑海中泛黄的报纸、老机器的身影遥相呼应。恰逢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启幕、首个全国“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以“共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为主题的春风风尚席卷全国。这座留存“铅与火”记忆的博物馆，恰是阅读文脉的生动载体，让活字墨香与时代阅读同频，让老印刷记忆成为全民阅读的鲜活注脚。

墨香袅袅，薪火相传，故事还在继续，而我们每一位报纸编辑、每一位印刷人，都在以本职坚守，续写着个人的职业篇章，抵御着流量的浮躁，守护着新闻的本真。我也将带着这份信念，坚守初心，深耕本职，做好岁月里的记录者、初心的践行者，奔赴下一场与时代的约定。

## 朗读者

陈梦云

朗读是语言最美妙的飞翔。”

受吴然先生的启发，云县“朗读者”活动试图让孩子通过朗读感受中国语言文字特有的韵味和语感，从而更加热爱阅读。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关乎生命成长与阅读的新型空间：四周整齐摆放着各类书籍，孩子们可以自由穿行和阅读；别致的桌椅，人坐其间，沉浸阅读，浓郁的书香让人陶醉；两只无线话筒，一只供孩子朗读，一只供家长或老师指导朗读；当孩子们用话筒郑重朗读起自己喜爱的诗文时，淡淡的背景音乐配合着孩子们稚嫩、美好的朗读声，这也让孩子们感受到不一样的阅读美感。特别是亲人在现场为他们鼓掌、加油，或者陪伴着他们一起朗读，彼此间收获的是看见和陪伴。

当然，这只是云县阅读热潮里一朵小小的浪花。2026年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像一缕春风，为云县的全民阅读带来无限的绿意和盎然

生机。沿着时间的步道回想，从2015年云县图书馆和云县新知图书城共同策划、组织“沧江诗韵”读书会，播撒阅读的种子，走到今天，播种已经十余年。恍惚间，十余年的时间已经悄然滑过。淡然间，一路播种，一路耕耘，“阅读小道”的周围，如今早已是“柳成林”，风景怡人。作为全民阅读重要阵地的云县图书馆，建成1个总馆、13个乡镇分馆和新知书店分馆、194个村农家书屋（服务点），形成县馆、乡镇分馆、村服务点的三级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服务体系，极大方便了城乡民众读书看报、学习休闲。不止于此，云县还建成面向广大学子的沧江书院，服务广大市民的霞客文苑、云州书院、云集文创街、旅居图书馆、“时光走廊”书画摄影展阁等一批新型阅读空间，让阅读与展览、读书会、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物保护等形式有机融合，让文化在烟火人间变得可亲、可感、触手可及。而十余载的坚守，云县图书馆立足

又是一个周六的晚上，在云县新华书店二楼，小朋友们排队签到，交流着今天朗读的内容。家长们坐在座位上，面带微笑，耐心等待着朗读活动开始。这是2020年以来，云县图书馆和云县新华书店合作开展的“朗读者”公益活动。活动地点选在云县图书馆和云县新华书店共同建设的新型阅读空间。活动虽然叫“朗读者”，并非要复制央视主持人董卿的黄金栏目“朗读者”，而是为营造云县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氛围，结合图书馆、新华书店实际情况，联合推出的一个公益性阅读活动。“朗读者”活动最初的创办理念来自云南儿童文学作家吴然先生。吴然先生曾多次向广大读者和小朋友们讲述：“要朗读，要大声地读，小的时候我们老师说：‘字在书本里睡着了，你要大声地读，把它喊醒。’我觉得我们的汉语需要朗读出来才能表达我们的感情，所以我说，